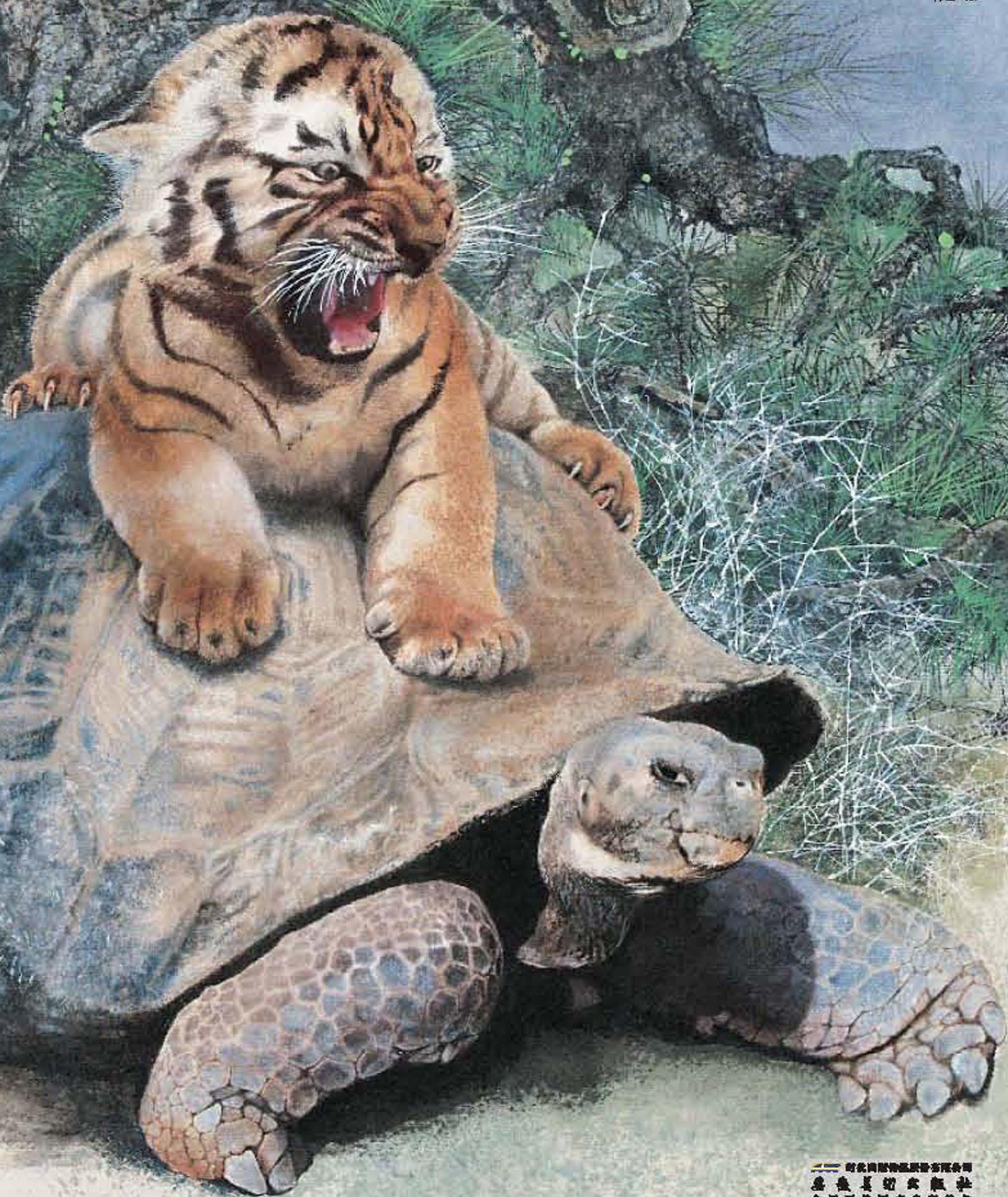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中国画名家画虎

韩山

韩山 绘



—— 时代国际书画艺术博览会
隆重展出
全国百位书画名家作品



韩山艺术简历

1931年出生于杭州丹青世家，幼承家学，苦学成才。兄弟五人（澄、敏、山、伍、硕）誉称“画坛韩氏兄弟”，蜚声沪上。韩山以画虎称著，风格独特，别树一帜。在苏州东山设工作室“铸虎楼”。



韩山画虎

记得上世纪末，韩山在苏州艺术家展厅举办了首次动物画展，倘套用一位名家在评论韩山画虎时用的“一声长啸，山鸣谷应”一语，也许是最为恰当了。一时竟有“满城争说韩老虎”的盛况，成了大众评论话题。老韩以一堂崭新的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喝彩，这在当时实不多见；尤其是其自述中写道：“五十过后，重操旧业”，更让人惊诧。

韩山出身丹青世家，自是幼小即受到艺术的熏陶并打下扎实的基础，惜乎荒芜了数十年才重提画笔，同行都懂得这“重提画笔”是何等的艰难。倘无大智大勇，是决不能踏上此长征路的。古往今来，流派纷呈，争奇斗艳；南宗北派，各擅胜场。要在此间争一席之地，谈何容易。老韩在实践中选择了动物，且以画虎为突破口。现在看来，这样的选择是极有战略目光的。

中国历代的动物画当以马、牛、羊等为最佳，而画虎最差。翻开历代虎画，形象失真往往达到难以认同的地步。原因无他，只在画家孤陋寡闻，有的终生不得一见真虎，有的即使见到，也只是惊鸿一瞥，试想纵是天才，也是难为无米之炊的。所以画虎“古不如今”是毫无疑问的。无论造型和技法，老韩觉得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，干脆抛弃了传统包袱，另辟蹊径。不幸乎？幸乎哉！

老韩画虎，开始即直入生活本质，不在画谱上采枝摘叶，枉费工夫。这使我想起韩氏唐代的本家韩幹来，唐玄宗令韩幹向陈闳学画马，韩幹答道：“臣自有师，陛下内廊马，皆臣师也。”这句话后来就成了千古传颂的名言。老韩亦有此气概，他以动物园老虎为师，经常“深入虎穴”，揣摩观察，目记心追，速写兼之摄影，收集大量素材。老虎之坐卧跑跳，神情习性，渐觉娴熟于胸，渐觉呼之欲出。所以韩山所画之虎，说得上真正的形态各异，生动逼真。

在技巧上老韩之异于常人处，即以真虎为出发点。这里没有传统的十八描，也没有传统的设色法。用笔施墨设色俱以务得老虎之形神为目的，调动一切手段，甚至“不择手段”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故皮毛之焕乎灿烂，筋肉之起伏转折，虎睛之透明深湛，甚至虎舌之吞吐卷动，莫不深入其理，曲尽其态，变化微妙，细入毫芒，简直有从纸上跃跃欲出之势，令人叫绝。其画虎之法当得起无古无今，一空依傍，独树一帜了。

老韩画虎又有一种突破国画常规的独特处：即从局部入手，一次到位，务求充实，务求尽善尽美，然后逐传及于全体，最后作整体调整。这好像《庄子》里的“庖丁解牛”，庖丁因为对牛的筋络骨骼的结构太熟悉了，已是神乎其技，目无全牛。老韩画虎，恰如庖丁之解牛，从容不迫，游刃有余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，层层深入，最后得到整体气势。这在他人恐有顾此失彼之虞了。

画虎者多矣，老韩能卓而出群，足见单是战略的正确是远远不够的，尚无战术的高妙，即在画法上的突破，是不会成功的。

老韩从画虎一点上取得经验，然后又画狗、画猴、画鹤、画马、画树袋熊……莫得心应手，栩栩如生，蔚为大观。这样的经验无异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的，但对于画家来说，老韩更注重继续的实践，继续埋头苦干。虽年近耄耋，依然锲而不舍、勤奋作画，其精神令人敬佩！

马伯乐

韩山论画虎

我爱画动物，我爱画虎。我爱食肉动物的勇猛剽悍，也爱食草动物的温文尔雅。动物中我尤爱画虎，这不仅仅因为虎的毛色华丽，体态优美，更由于它气度不凡的王者风范，每每使我肃然起敬，激起创作热情。

号称兽中之王的虎，它是强大的，它那强有力的爪牙和雄伟的体魄，所向披靡。然而它并不轻举妄动，滥施淫威。它不似豺狼的贪婪和残暴，也不像猴王那样跋扈霸道。民间传说猫为虎师，但它没有师承猫儿那种凌辱猎物的恶习和心态，也不似猫儿的矫揉造作。同样是兽中之王的狮子，威猛有余而稍逊风骚。还有一件很不光彩的事：雄狮为了维护自己的王位，常常咬死其他雄性的幼仔！而老虎对幼仔则呵护备至，回眸时看。老虎其实很少发怒，远不及那些仗势的草狗。诚所谓大王好见，小鬼难挡也。画虎若一味追求凶恶之状，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了。

老虎举止庄重而深沉，不骄不馁，即使身入囹圄，依然风度翩翩、昂首阔步，对于那些向它吐唾沫、扔石子、尖声吆喝的高等动物不屑一顾。画虎者首先对老虎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感受。由于世界观、审美情操和文化素养以及对动物的爱心等差异，各人的认识和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于是各人画的虎也就风格迥异，各具特色。至于那些平庸和俗不可耐的作品，大多急功近利，粗制滥造，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品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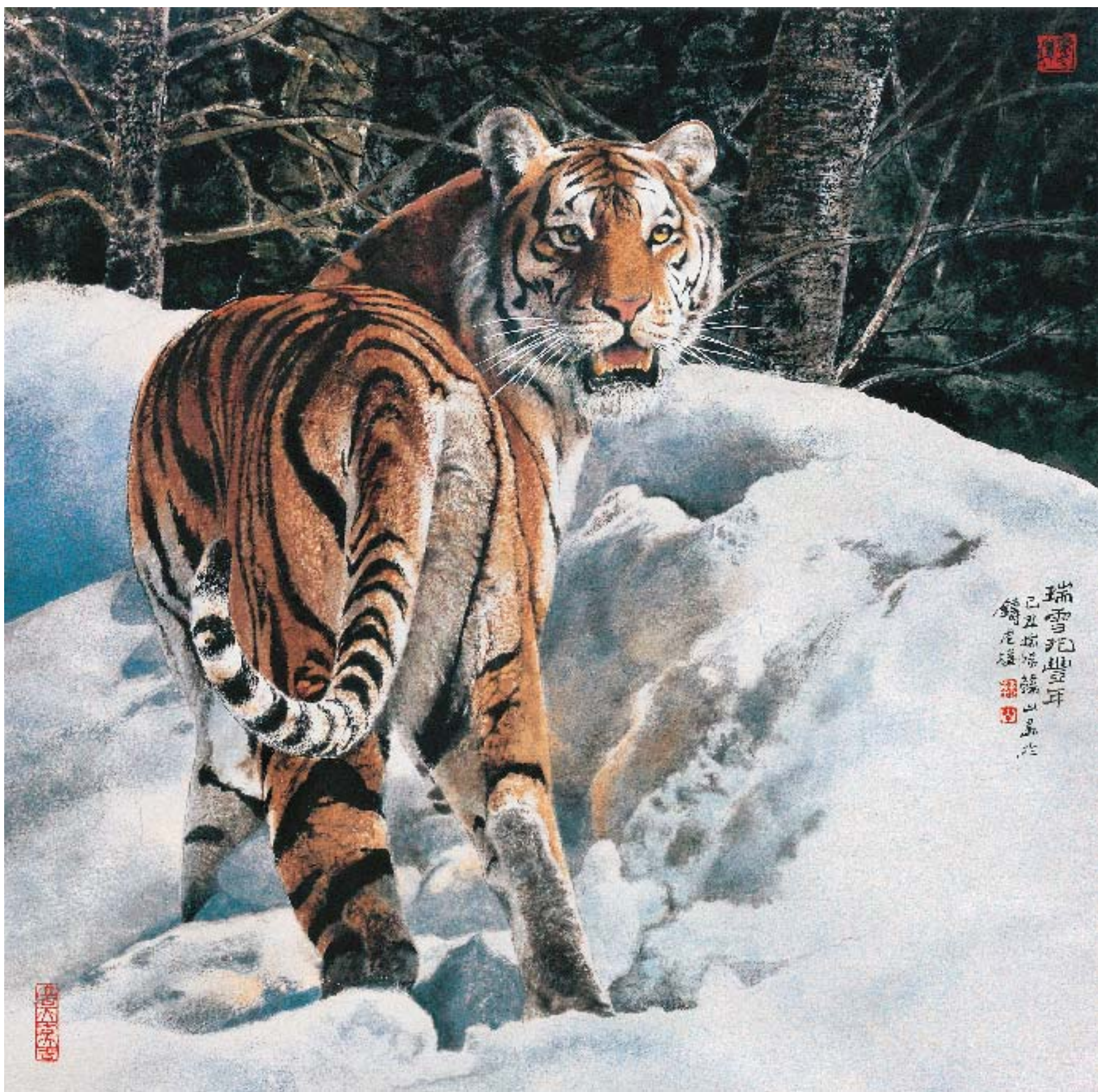
老虎和人一样有美有丑，也有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也有“魔鬼身材”或体态臃肿者。画家要根据创作意图，像画人物仕女一样，抓住最美最佳的状态和角度精心创作。所谓“栩栩如生”，也仅仅是画虎的最低要求，是一般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家都可以做到的。而要赋予画中老虎以生命和情感，使观者看了后能产生共鸣，绝非易事。需要艰苦勤奋的打磨积累，决不是一个两个诀窍和绝招所能奏效的。虎要画得生动感人，切忌程式套路，千虎一面，使人看了乏味。我一贯主张抛弃那些陈旧的粉本和画谱，向大自然索取素材，再进行提炼和精心创作。

古来画虎有形似和神似之争，互为褒贬，各有说词。今日看来，却是形者不形，神者不神。即使包鼎、华岳、高其佩等画虎名家高手所画的老虎，也实在不敢恭维。古人谈虎色变，闻风丧胆，没有动物园，没有摄影技术，全凭道听途说、主观臆造，这在文学作品上是可行的，但画是要具体见之于形的，形之不存，神将焉附？片面强调形似神似都是欺人之谈。其实形和神并非一对矛盾，而是以形为本，由形到神的一种升华。只有到了今天，人类的物质文明如此发达，动物园的普及，信息的丰富，为画家提供了那么多的方便和机会，才能画出真正形神兼备、有血有肉的好作品来。

余致力画虎已二十余年。由于天资愚蒙和个性内向，总是闭门造画，全然画外无功。我没有显赫的桂冠和光环，从不为入选获奖、评职称而奔波，也没有着意去记载过什么令人瞩目的艺术档案，只是虔诚地信奉一句名言：“让作品说话。”我想说：丑媳妇就立在人前，任何媒婆、王婆都属多余和徒劳。令我感到自豪的是：近几年来，很多新朋故友都说我画虎已画得走火入魔，以至于本人形貌竟也越来越像老虎！这真的是对我最切实的评价和肯定。我想，这大约是由于我作画时全身心地投入，心里想着虎，手里画着虎，常常模拟着虎的神态，久而久之，脸上皱纹走向，竟由人转化为猫科动物，居然面带虎容了。还有人说我额上刻有“王”字呢。我于是想入非非：愿他日西归之时，化作老虎咆哮而去，也不枉我画虎一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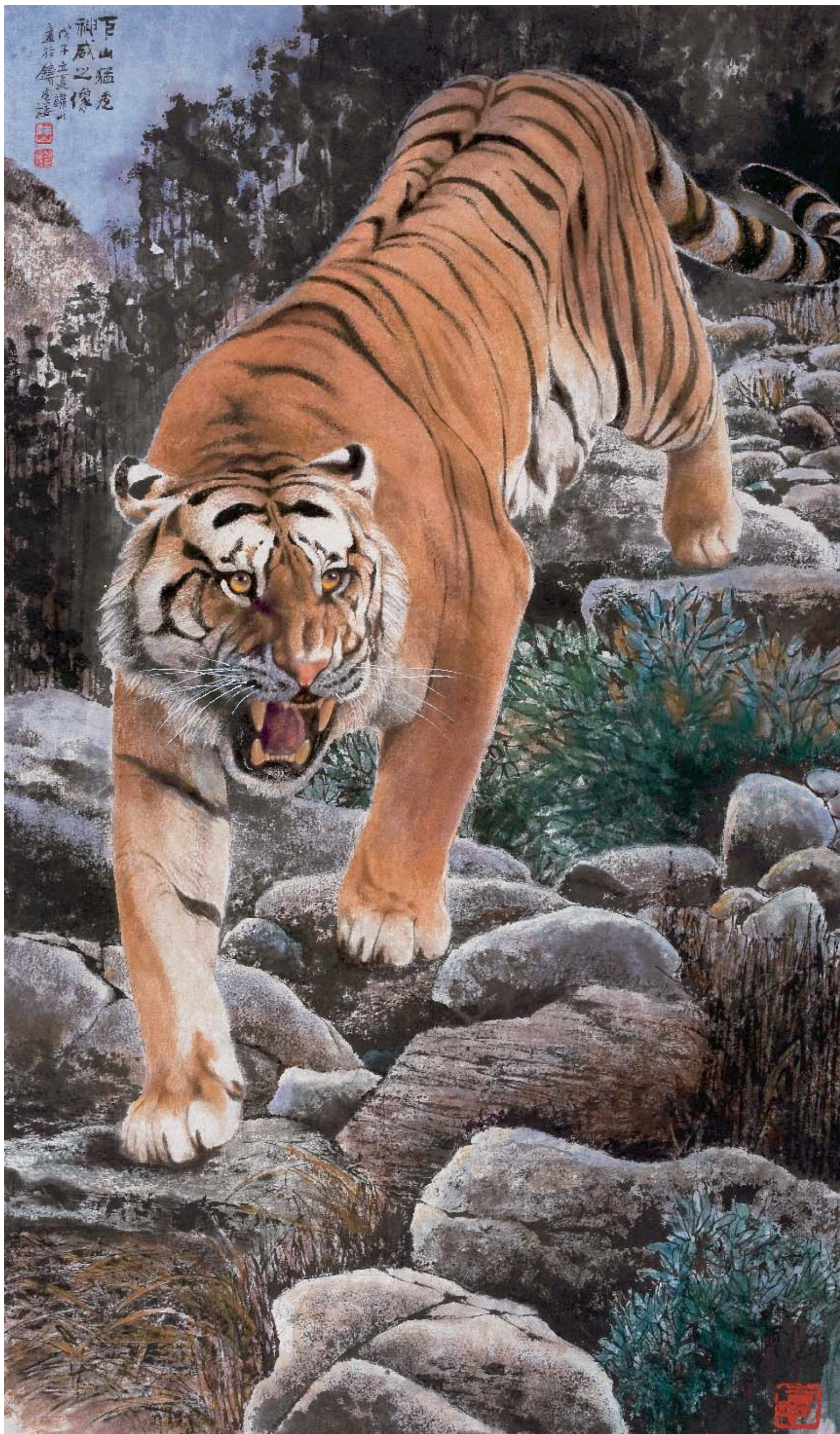
温馨之家 2009年 70cm × 7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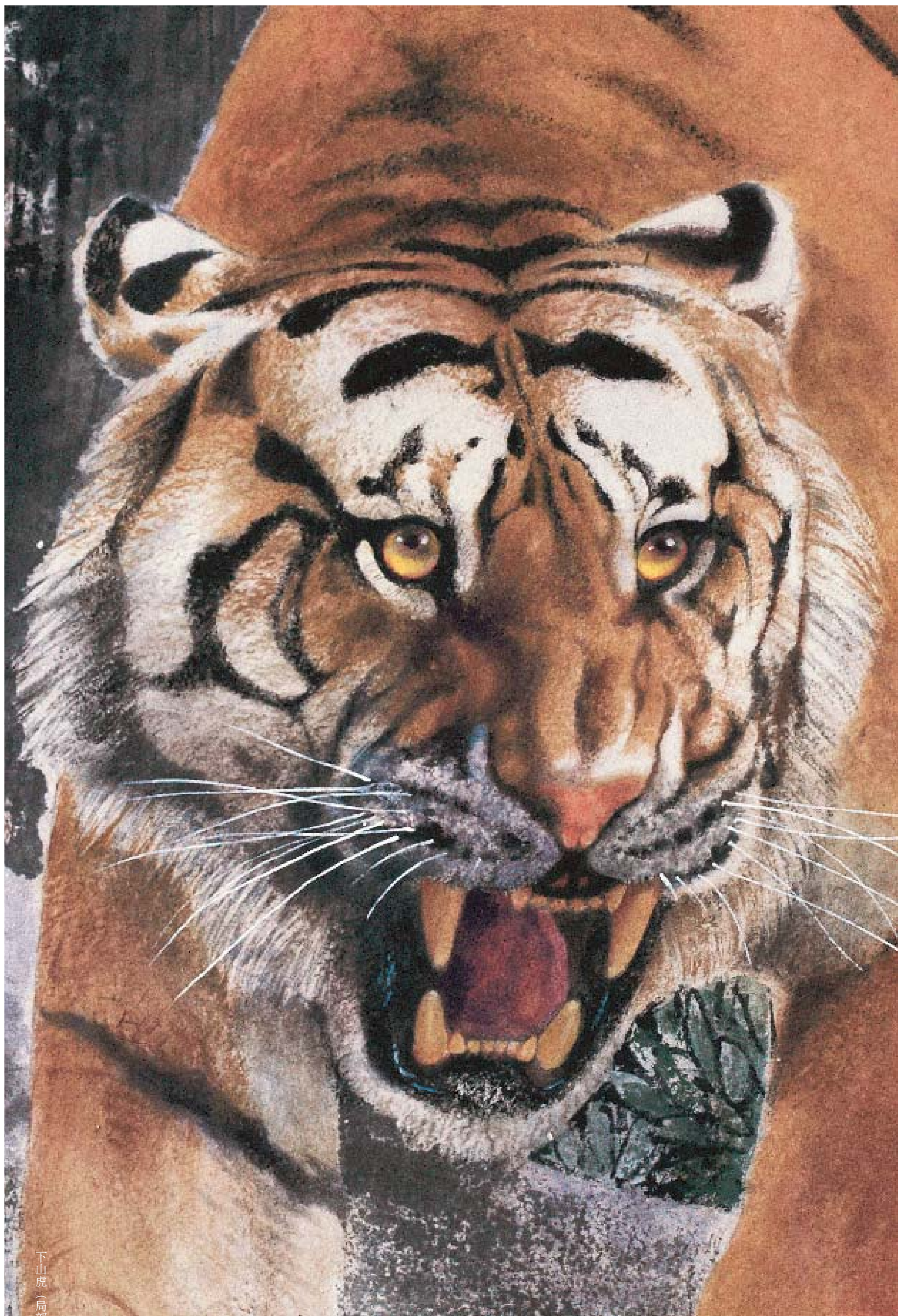
瑞雪兆丰年 2009 年 70cm × 70cm



伫立高岗 2005 年 70cm × 70cm



下山虎 二〇〇八年 90cm x 150cm



下山虎（局部）



叱咤风云 2009年 70cm×120cm



势若惊雷 2009年 70cm × 7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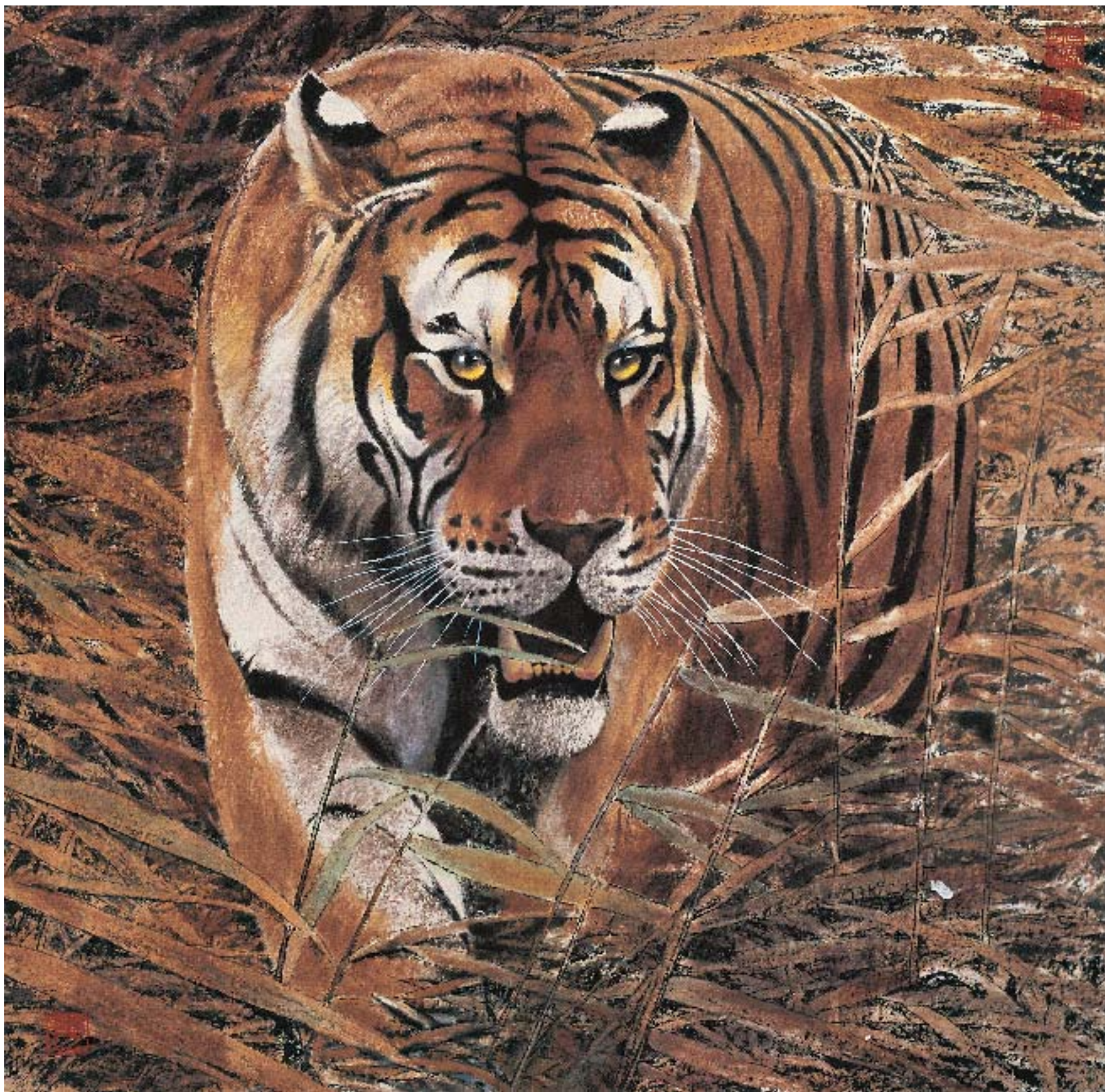
虎踞图 2006年 70cm × 70cm



温馨猛虎家 2009年 70cm × 70cm



紫气东来 2009年 70cm×70cm



呼之欲出 2006年 70cm × 70cm



富贵图 2006年 70cm × 70cm



两小无猜 2009年 36cm × 29cm

富贵图 2009年 36cm × 29cm

